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二

順德簡朝亮述

表記

謹案表謂立以爲則者也。經曰。仁者天下之表也。君子之道統於仁。故名之曰表記。此所記非一時之言。蓋類而記之也。其每類發端。凡稱子言之者八。而不皆稱子曰焉。別乎論語而變文也。說詳坊記。

釋曰。孔疏引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是矣。然表之爲言。經有其文。宜特出焉。孔疏謂經稱子言之者。凡有八所。皇氏云。皆發端起義。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

直稱子曰。此疏從皇侃說也。惟子曰之稱。記者豈不詳之邪。是未察其以論語故而別之也。皇如鄭說以爲孔子言之。而不知此乃子思子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鄭氏曰。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也。矜。謂自尊大也。厲。謂嚴顏色。己音紀

謙案子者。子思弟子尊子思之稱也。古稱師曰子。歸乎者。子思居他國而思歸隱也。孟子言子思居於衛矣。史記亦言其嘗困於宋焉。今不知其將自何國歸也。身雖隱而顯者。君子之德化也。孟子所以言古之人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也。矜。矜持也。論語曰。君子矜而不爭。又曰。子溫而厲。威

而不猛。又曰。言而有信。蓋矜而莊。厲而威。言而信者。君子德脩在己也。其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者。君子德化及入也。中庸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德化則然矣。其動而敬。猶其言而信。蓋德脩所自來也。荀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荀子於表記有會焉，見賢遍反 聞去聲

釋曰。鄭注以子言之者爲孔子之辭。今以坊記例之。知不然矣。說文云。矜矛柄。蓋矛柄則有矜持之義焉。鄭注言自尊大者。以爲矜誇也。斯失之。且如鄭說。則三句之文。非一例也。引荀子者。儒效篇文。詩鶴鳴毛傳云。皋澤也。言身隱

而名著也。天。高遠也。蓋毛詩由荀子傳之。韓詩說云。九皋九折之澤。亦古義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憚大旦反

鄭氏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謹案。甫刑。尚書作呂刑。蓋呂後爲甫也。孝經亦引作甫刑。敬者由內而及外也。敬則有所戒忌矣。書康誥曰。惟文王之敬忌。若此也。凡貌色及言。皆必敬忌焉。今引甫刑而惟

於言見之則貌色可知也罔無也擇言者可擇之過言也

孝經曰口無擇言身尙書作身蓋義通也

釋曰周語稱四嶽之後者則曰申呂而詩崧高云維嶽降

神生甫及申詩在周宣王時也此呂後爲甫明矣鄭注言

外敬者於義未悉也孔疏惟以敬忌屬貌色焉偏矣呂氏

大臨云曾子稱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正顏色出辭

氣此三事皆有所貴之道也今表記義同罔無釋言文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裼音楊襲音習瀆徒谷反

鄭氏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

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

謹案禮說曰裼者袒上禮服左褈而出裼衣也襲者上禮

服掩裼衣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

古禮有然。今禮雖不同。而隨事易衣。亦敬之不相因也。禮與裼通。見賢遍反

釋曰。裼襲詳論語集注鄉黨篇。充美。謂充積其美於中而不見也。鄭言受享者。據聘禮言之。論語所謂享禮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音落 朝音潮

鄭氏曰。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已音以

謹案。詩楚茨言祭畢者曰備言燕私。毛傳曰燕而盡其私恩。尚書大傳言燕私者曰飲而不醉。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不敬也。明不繼之以樂也。論語稱孔子在朝廷者曰便

便言。爾雅釋訓曰。便便辯也。辨與辯通。書無逸稱文王者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明不繼之以倦也。茨徐谷反便婢緜反自朝之朝如字音招昃音仄

釋曰。鄭引禮祭義者。其上文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蓋神來迎之則樂。故曰饗之必樂。神往送之則哀。故曰已至必哀。其哀在終也。葉氏夢得云。此不繼之以樂也。引尚書大傳者見詩湛露疏。

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耻。辟與避通揜音掩遠去聲

鄭氏曰。篤厚也。揜猶困迫也。

謹案曾子曰。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蓋君子愼而先辟矣。禮說稱易曰。困剛揜也。君子篤厚則無

困迫焉。孟子曰。恭者不侮人。馬氏曰。不侮人。則人不侮己。故恭以遠恥也。孅息廉反

釋曰。引曾子者。大戴禮立事篇文。說文云。孅銳細也。釋詁云。夙早也。引易者。困象傳文。此以申鄭義也。蓋言困拚則與經言禍言恥者一例也。篤厚。釋詁文。或曰大學言小人者。則云拚其不善。今言君子篤實以不拚也。然與上下文不一例矣。宋馬氏晞孟說釋遠恥者。今采焉。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在鑑反

鄭氏曰。肆猶放恣也。偷苟且也。儳焉可輕賤之貌。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時。

謹案大戴禮稱丹書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蓋其日可見焉。左傳稱穆叔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又稱趙孟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蓋日偷者則如不終日矣。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有此也。則自強不息也。儕仕皆反

釋曰。引大戴禮者。武王踐阼篇文。昔帝顓頊之道在丹書。師尚父爲武王言之也。別本強作吉。亡作滅。蓋異文也。引左傳者。襄三十一年及昭元年文。此以申鄭義也。曲禮鄭注云。儳猶暫也。蓋暫焉而已。是可輕賤焉。自強不息。易乾象傳文。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齊側皆反 見如字

鄭氏曰。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竟古通境

謹案祭統曰。齊者。精明之至也。坊記曰。七日戒。三日齊。蓋齊則必戒矣。禮說謂若不御。不樂。不弔。不飲酒不茹葷是也。周官膳夫曰。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禮說謂殺牲盛饌曰舉。論語所以稱齊必變食也。異乎彼家茹素之齊矣。樂音岳茹音汝葷音薰

釋曰。不御。不處內寢也。葷者。氣辛而不清。若蔥薤之屬也。孔疏云。朝臣每日朝君。何擇日月。故知臣在邑竟者。是也。蓋初仕亦該之矣。釋文見。賢遍反。今讀如字。尤易明也。古義原不以四聲異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狎下甲反

鄭氏曰。忕於無敬心也。忕時世反

詳案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徵舒之母所謂夏姬也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冶諫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遂殺泄冶旣而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若此者諫而不改所謂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父音甫衵音日泄息列反冶音野廄居又反

釋曰禮說忕猶狃也夏姬事見左傳宣九年及十年曲禮云不侵侮不好狎今表記言狎侮而以死焉極其情則忕矣好讀去聲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褻息列反三如字告音谷

鄭氏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贄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瀆之言褻也。

謹案易蒙彖辭此師告童蒙宜如初筮之敬而不褻瀆也。彖吐玩反

釋曰。引春秋傳者。莊四年公羊傳文。此約其文而引焉。行禮之辭。非一端也。鄭舉隅云爾。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鄭氏曰。報謂禮也。禮尚往來。

謹案上文子言之者。言敬也。此子言之者。言仁也。禮說曰未有不敬而能仁者也。此言之序也。禮儒行曰。敬慎者仁之地也。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天下之表

也。行仁而宜之則爲義。施仁而重之則爲報。儒行讀行去聲

釋曰。鄭注宜有申焉。韓子原道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蓋義以制宜也。言仁之報者。詳下文。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大音泰辟音璧

鄭氏曰。懲謂創艾。讎猶答也。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創初亮反又平聲

謹案論語曰。以德報德。今此義同。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言以絕世之威報苗民之虐也。蓋以怨報怨矣。此異於論語稱以直報怨者。

禮說謂論語以人之相與言此以君之治民言也且以怨報怨亦直在其中矣詩大雅抑篇后君也胥猶詩載胥及溺之胥相也以古通與民相與也寧安也言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無以猶無與也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無與也辟亦君也言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蓋君民相報也（辜音姑）

釋曰陳氏澔於以怨報怨者疑之以其異於論語也蓋未辯之矣釋詁云讎匹也又云妃對也妃與配通則讎亦對也對答義同鄭注云民非君不能以相安此言胥以者倒之以之為言於義未析也后君胥相寧安皆釋詁文詩桑柔云載胥及溺言民相及也詩江有汜鄭箋云以猶與

也。蓋古通也。經引大甲者。今僞大甲竄之而異文爾。釋文不知其僞焉。禮說云。創者痛也。艾文從乂。釋詁云。乂。治也。艾以痛治疾也。今曰痛懲。又曰懲治。其義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鄭氏曰。寬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仁亦當作民。聲之誤。

謹案。或曰。此仁非誤文也。經下文曰。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故仁者之過易辭也。今曰寬身之仁也。此寬身不危急。仁者之過也。豈嘉其以德報怨乎。此韓文原道所謂彼以煦煦爲仁也。易以智反 煦香句反

釋曰。如鄭說。經當曰寬身之民也。其稱寬身者。論語朱注

所謂出於有意之私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好去聲惡烏路反

鄭氏曰。一人而已喻少也。自己自盡己所能行。

謹案自由也。議仁之道必由己者。辯善惡而好惡焉。君子當以天下一人自盡者責己也。論語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置立也。立賞罰之法必以民者。因勸戒而好惡焉。君子不以一人所能者概天下之民也。故經下文曰。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強上聲

釋曰。此當上下文相貫而言。孔疏於義未融也。釋詁云。由自也。則自亦由也。漢書注云。置立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知者之知音智強上聲

鄭氏曰。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避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

謹案禮說曰。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論語所謂觀過知仁也。其說明矣。仁者安於仁而安行之。知者利於仁而利行之。畏罪者強於仁而強行之。皆仁也。此經所以言仁有三也。論語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中庸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釋曰。易繫辭傳云。安土敦乎仁。言安仁也。孔疏云。知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是何其說之妄乎。孟子云。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亦強仁之說也。強與彊通。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左音佐）

鄭氏曰。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鄭氏又曰。仁義竝行者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斷丁亂反舍上聲）

謹案右人所用也。左讀若佐。葢左以佐右焉。易曰。后以財

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言仁道之爲左右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今言仁者其用無以尚之。如人之右也。道者。行仁而合佐其成。如人之左也。中庸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今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所以愛人也。道者行仁而宜之。所以斷義也。仁義皆天性具焉。其或厚或薄。則氣習之偏爾。

釋曰。鄭注宜有申焉。孔疏讀左如字。以爲仁恩若右手用便也。道是履行。比仁恩稍劣。故爲左也。非也。此未察乎義之道自仁而分。亦自仁而合也。今言仁者豈可言道劣乎。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左道者言其不便也。今言道者豈可言道爲左乎。引易者泰象傳文。財古通裁。引春秋傳者

成十六年。公羊傳文。鄭所引本與何休本略不同。孔疏云。人也是人偶相存愛也。疏有攷矣。中庸鄭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鄭据仁從二人而會意焉。傳言執者謂有罪而執之也。

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鄭氏曰。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

謹案此承上文道者義也而明之。其曰道有至義有考則顯義道者在其間矣。蓋道者義也自道之本義而言。即行仁所制之宜也。今曰義道自人之取義於道而言。謂其異

乎身至於道者。惟取義於道。假義名而令天下也。義道則非行道之本義。故經不曰道有義。而惟曰道有至。明至道非義道比也。而以義道故。遂有慕義而稽考於道者。故經乃曰義有考。則經非脫文矣。易文言曰。知至至之。斯造其極而身至於道也。王者若斯矣。孟子所謂湯武身之也。書大誥言東征者曰。義爾邦君。此王者至道而行道於義也。書鴻範言遵王之道。遵王之義者。宜然也。左傳稱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文公取焉。此霸者不至道而取義於道也。則義道云爾。孟子所謂五霸假之也。若夫慕霸者之義道。自恐失亡而稽考於道也。則考道以爲無失矣。荀子稱中蘇之言曰。諸侯自爲

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蓋得師則知至道。得友則知義道。得疑則知稽疑而考道。存者不亡而無失也。若戰國策言燕昭之問郭隗而復仇存國也。中音仲　蘇許偉反　燕平聲　隗五賄反

釋曰。鄭注於經未悉叶焉。引左傳者僖二十五年文。或曰。至道者至極之道也。若中庸所稱至道也。今据經以至道與考道相承。皆當爲致力之辭。至道者造其極而身至於道也。古字儀作義。周官肆師注言故書者可攷也。蓋取義而義之。則儀法之矣。亦致力之辭。書大誥以義爾邦君爲文。其例也。引荀子者堯問篇文。中蘬之言者書序所謂仲虺之誥也。蓋書逸文。成二年左傳云。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注云。四王。

禹湯文武五伯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也孟子云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蓋其取義於道非身至於道也疑者若禮言師保疑丞之疑也故與師友竝稱焉詳尚書集注述疏荀子王霸篇云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非猶中蘇之言歟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又云如其仁如其仁蓋霸者非有義則無仁矣孟子云堯舜性之也然則湯武非性也況其他乎孔疏申鄭者失之矣

四王之王也下王讀去聲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

仁也。憯七感反怛都達反殭上聲苊音紀烝之承反

鄭氏曰貧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苊枸檵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如豐水之有苊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矣之也閱猶容也也皇暇也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檵音計遺于季反

謹案行仁而宜之則爲義長短小大皆仁之數所制之宜也仁由中心天生人之性然矣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明其性仁也强以貧仁人之復其性焉資仁者視所取之數爲長短小大矣數世之仁

長以大。終身之仁短以小。詩大雅文王有聲篇毛傳曰芑。草也。鄭箋謂豐水以潤澤生草也。翼助也。國風詩邶風谷風篇我今毛詩作我躬。皇古遑字。皇爲不皇。猶敢爲不敢也。此語急之辭。作査去聲恤音黜邶蒲對反

釋曰。孝經說。資取也。今義同。鄭注云。取仁義者其數短小。鄭以其非性也。然孟子以堯舜爲性之。湯武爲身之。故曰。湯武反之也。蓋復其性也。孟子言反之者則以君子行法而市言矣。由是推之。武王亦資仁者也。而經稱其數世之仁。則資仁者何非其數長大乎。所謂及其成功一也。爾雅釋木云。杞枸檵。今鄭以釋芑非也。故鄭詩箋改從毛矣。詒遺。釋言文。燕安。詩雖毛傳義同。烝君。釋詁文。鄭於此無訓

翼焉。翼助。詩卷阿鄭箋義也。詩谷風毛傳云。閱容也。鄭今以猶言之。釋言云。偟暇也。皇與偟通。聘禮記云。辭曰。非禮也。敢。注云。言不敢。蓋語急者例同。恤憂。釋詁文。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勝平聲夫音扶度徒洛反

鄭氏曰。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又曰。言以先王成法儗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儗魚起反中去聲

謹案論語辯仁者曰。爲之難。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今言勉爲其難也。義者行仁而宜之。槪以義而儗度人。則難爲賢人。惟以其人之能行。卽望其人之爲賢。則賢者有可知

焉。論語稱周公之言曰。無求備於一人。中庸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釋曰。論語云。任重而道遠。斯曾子言仁以勉士矣。鄭注言時人者。於經病添文也。奚謂時人必賢者邪。曲禮云。儗人必於其倫。言儗度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輶音由鮮上聲行古音杭鄉去聲俛音勉孳音茲已音以

鄭氏曰。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

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景行鄭讀行去聲罷與疲通仆蒲北反

謹案大雅詩烝民篇。仲山甫舉之者。勉於仁也。非安仁也。亦率法而強之也。詩所以言仲山甫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也。仲山甫愛人以德。莫以舉之而助不能舉之者。明乎勉於仁者當自勉也。小雅詩車舝篇。朱子曰。景行。大道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是也。蓋仰高山者。行大道以至也。此語辭。猶之也。廢謂不行也。朱氏曰。既鄉道而行矣。可中

道而廢乎。是以不能自已也。蓋其自勉而好仁者如此。孳與糟通

釋曰。輶輕。釋言文。鮮寡。儀匹。圖謀。釋詁文。詩釋文云。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匹也。詩說我匹。猶今言我等。鄭注釋愛者。於文未適也。詩下文云。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蓋愛君之心。於莫助之者而補過欲助之也。此其義貫詩下文而言。猶於民統言爾。今斷章取義焉。論語云。曾子曰。以友輔仁。而又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爲仁矣。蓋輔者助之。然友非自勉。則愛莫助之也。大戴禮於子張稱其仁之大者。以其卒能自勉也。故論語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鄭釋景行者。於經言行道之文未洽也。詩毛傳云。景大也。史

記孔子世家云。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是其仰而欲至也。經云。鄉道而行。中道而廢。此而之爲文。上下二者相折焉。詩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又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其例也。元朱氏公遷說得之。鄭注猶失也。中庸云。子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今此義同。釋文。彊其兩反。一本作俛。音勉。蓋陸氏本俛焉作彊焉。后古通後。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易以智反）

鄭氏曰。言仁道不成。人所由不得其志。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爲甚矣。惟聖人無過。

謹案。好即上文好仁之好。論語曰。我未見好仁者。孔子嘆

焉。今以嘆人人之衆也。易辭者寬假之辭。謂不責以難辭也。言衆失其所好。則難成仁。故好仁而有過。是仁者之過焉。則以其難成而寬假以易辭也。經上文曰。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不責以難辭矣。下文言有過不甚者。又明仁者之過。所以可為易辭也。

釋曰。鄭注於經之言故者遺之矣。隱八年公羊傳云。其言入何難也。何注云。難辭也。公羊傳於莊八年云。還者何。善辭也。於僖二十六年云。乞師者何。卑辭也。蓋其為文與此同。經曰。易辭也。蓋三字絕句焉。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

人，維德之基。易以智反鮮上聲

鄭氏曰言罕以此失之。

謹案禮者仁之節也。情者仁之實也。信約信也。論語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禮說謂此所由恭寡過歟。論語曰。節用而愛人。蓋儉近仁而易容者焉。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禮說謂義即情義近義則近情矣。言可復則情可信矣。經又變文言情於恭儉之間者。明乎恭儉必以情也。孟子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詩大雅抑篇毛傳曰。溫溫寬柔也。今攷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曲禮曰。恭敬撙節。儉德由恭始也。書曰。允恭允信也。情之信始乎恭德也。基始也。此所以獨引詩而申言恭也。遠去聲撙尊上聲

釋曰、允信。基始、釋詁文、孔疏云、儉則寡求。故易容、疏以自容言也。惟經言愛人之仁。當如易臨象所稱容保民者乃近之矣。孔疏釋信爲實焉。則情亦實也、豈可言實近實邪、周氏諝云。以情聞於恭儉者、恭儉以信爲主也。此察乎經之爲文矣。而釋信與孔疏同。或曰。經當作情近信、非也。夫信者以情言也、何近之云乎。此猶不可言必近仁也。故論語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

畏于天。制行讀行去聲 已音紀移如字

鄭氏曰。唯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病人。愧人。謂罪咎之。以中人爲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人之言乃行也。移讀如禾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人也。汜與氾通 怖普故反

謹案節者和而有節也。故禮得仁之中和矣。論語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實也。今人稱果實曰仁。明仁無不實焉。此信與禮對文。蓋信之全體也。經上文言情可信者在其中矣。結者自始至終而成也。論語曰。信以成之。容貌者容色也。孝經所謂容止也。論語戒色取仁矣。

易之賁曰。文明以止。人文也。移。如孟子言移氣移體之移。蓋服先王之法服。因以改容。是仁之表也。大學言至善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今於朋友之輔仁以極之也。此制行之所以多方。豈不壹歟。欲其有壹而已矣。詩序曰。鳲鳩刺不壹也。毛傳曰。執義一。則用心固。小雅詩何人斯篇。引詩者。欲其因畏生愧。而有用心之壹也。賁彼義反 鳲音尸

釋曰。吳氏澄云。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恥。彼自愧也。移今讀如字。平聲。釋文。移昌氏反。注同。或曰。禾氾移者。鄭引漢時言也。禾作水者非。蒔禾分布。必氾移之而廣大。章服加等。皆氾移之而廣大。似矣。然衰絰喪服。豈謂廣大邪。壹猶一也。詩鳲鳩毛傳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

下上平均如一。是也。曾子立孝篇云。君子壹孝壹弟。言無貳心也。莫讀若暮。下上之上。時掌反。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行如字衰七雷反絰田節反胄直又反鵜音啼濡而朱反彼其讀其若記稱去聲

鄭氏曰。遂猶成也。無其行謂不行其德。哀敬不可辱言色稱其服也。鵜。鶘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

謙桀行，如論語子張問行之行。蓋行其德於人而皆可行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經上文稱以行其言，斯卽其行見端矣。衰斬衰齊衰。喪禮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端禮服用正幅也。冕禮冠甲。蔽身者。胄首者。色謂其德之容。故其辭其行從可推也。詩曹風候人篇。鵜食魚之鳥。本在魚澤中抒水者。今在魚梁而不濡其翼。不稱也。皋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今言其德不稱也。爲行讀行去聲。齊音咨。耍與腰通。抒神與反

釋曰。經云。有其德而無其行。釋文云。行下孟反。孔疏云。德在於內。行接於外。此讀行去聲。於義未析也。夫德者德行之德也。苟無德行。豈可謂有其德乎。今讀行平聲。鄭注以

不行其德釋之。則鄭於經原讀如字也。特其說猶略爾。引易者。乾文言文。其言以成德爲行。自治已言之也。蓋在於內焉。其言日可見之行也。自及人言之也。蓋接於外焉。故其下文云。行而未成。明乎君子之潛者。將有其行而非無其行也。爾雅釋鳥云。鵜。污澤。蓋卽鵜胡也。詩說。鵜頷下胡如數升囊。入小澤。羣以胡抒水而棄之。竭澤食其魚是也。鄭注於詩義未洽也。彼其之子。從監本。釋文。彼記本又作己。音同。蓋異文也。詩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今亦例同。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粢音咨盛平聲 秬音巨鬯音暢

鄭氏曰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謹案禮祭義曰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言親耕也左傳說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禮說秬黑黍一稃二米以秬爲酒芬芳條鬯故曰秬鬯是也勤勞也尚書說勤勞王家輔佐也詩六月曰以佐天子蓋天子諸侯之有事乃義所宜也則天下貴賤皆有事焉其義明矣藉在亦反紘音宏耒力內反稃音孚

釋曰左傳說紘冠纓從下而上者垂之以爲飾也周官鬯人掌共秬鬯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皆云涖玉鬯注云涖視也共與供通示與祇通今以上帝大神言之涖玉者大宗伯所謂以蒼璧禮天也涖鬯者表記所謂天

子事上帝之秬鬯也。禮郊特牲云。器用陶匏。郊禮以匏酌焉。非如宗廟鬼享者所謂鬱合鬯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孔疏攷之未詳矣。勤勞。釋詁文。釋詁云。輔俌也。俌猶佐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藟力水反施以智反枚音梅凱弟同愷悌與平聲聿音律

鄭氏曰。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役之言爲也。

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自是以聽天命。言不易道徼祿利也。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有大德。有小心。言此德當不回也。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懷來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覆浮去聲徼古堯反樂音洛樂易之易以智反要平聲謂王讀王去聲

謹案以愛君而愛民。故曰仁之厚也。求者自求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役者君役之也。易曰。致役乎坤。謂地爲天役。象臣爲君役焉。故易曰。地道也。臣道也。役仁役禮者。孟子所謂小德役大德也。恭謂行己之恭。故經以不自尚自尊

而申言之。書無逸稱文王曰懿恭。詩緜毛傳曰。西伯仁人也。蓋仁必恭也。儉謂在位之儉。仁者無欲。儉寡於欲則近仁。蓋君子恭儉以求君之役仁也。信讓者實讓不僞也。其信恭儉可互明矣。禮爲仁之節。主退讓焉。蓋君子信讓以求君之役禮也。故經總言曰。求以事君。恭儉信讓。皆小心而畏義也。自是由是道也。詩大雅旱麓篇。毛傳曰。莫莫施貌。釋文謂藟似葛之草也。詩大雅大明篇。翼翼敬也。敬而又敬。故翼翼然。事遂也。禮說曰。惟文王不得於君。最慮其變。故獨引詩以明之。麓音鹿

釋曰。論語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謂子產有君子之道焉。鄭釋役者諸家因之。非洽也。引易者說卦及坤文言

文。小德役大德。此孟子言小役於大也。釋詁云。懿美也。文王爲西伯。故稱焉。釋詁。由自義同。釋詁云。愷樂也。弟易也。鄭注從之。凱與愷通。釋詁云。翼敬也。論語云。趨進。翼如也。蓋翼爲敬之容也。爾雅釋訓云。翼翼恭也。恭者敬之發於外也。中庸云。爲人臣止於敬。言文王也。蓋敬該諸德焉。則仁在其中矣。釋詁云。通遹也。鄭以聿通遹焉。詩蟋蟀毛傳云。聿遂也。今以遂至言之。於文尤洽也。懷至釋詁文。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諡音示。行去聲。處上聲

鄭氏曰。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耻也。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也。

謹案情猶實也。過如論語過猶不及之過。蓋過高之行。君子弗率循焉。其行惟以求處篤厚而已。禮說謂此不驚世而取名也。

釋曰。大學鄭注云。情猶實也。今義同。經言君子自卑者。統承此過行弗率而言之。鄭注未察於此焉。或曰尊名者謂謚之易名也。然經言名行之名。豈謂人名者乎。釋詁云。惠

順也。順猶善也。釋言云。若順也。釋詁云。若善也。故鄭云率

猶善也。釋詁。率。循。義同。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行去聲

鄭氏曰。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爲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自謂便人。亦言其謙也。避仁聖之名。云吾便習於此事之人耳。

謹案史記曰。后稷名弃。爲兒時。其游戲。好種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此所由自謂便習之人也。弃與棄通

釋曰。烈。業。釋詁文。史記敘后稷者。與詩生民說符矣。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

以強敎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強如字平聲說音悅樂音落

鄭氏曰。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

謹案詩大雅洞酌篇。凱。樂也。弟。易也。毛傳曰。樂以強敎之。易以說安之。蓋由表記而釋焉。中庸稱寬柔以敎。南方之強也。況君子樂以強敎之乎。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是君子易以說安之也。毋如論語毋意之毋。猶無也。荒。廢也。詩唐風曰。好樂無荒。親者不相離也。樂記曰。禮者爲異。禮勝則離。君子樂而毋荒。斯強敎之矣。君子有禮而親。斯說安之矣。威者有威可畏也。易曰。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謂家人上九。剛強終吉焉。莊者君
子非色莊也。論語曰。臨之以莊。經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者。
其所安也。性者安。勉者亦安也。論語曰。威而不猛。恭而安。
善事父母爲孝。慈則孝之愛也。內則言事父母者曰。慈以
旨甘。莊子亦言事親則孝慈也。曾子曰。民之本敎曰孝。彊
者彊此者也。故表記此文歸本於孝焉。論語固言孝者爲
仁之本也。強與彊通。於孝言敬者。明乎孝不惟愛也。孝經
曰。慈愛恭敬。君子威莊而安。孝慈而敬。皆強敎之也。以身
教也。其敎因天性而化民。皆說安之也。蓋樂以強敎之。則
使民有父之尊矣。易以說安之。則使民有母之親矣。一說
曰。大學言君子成敎者云。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

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表記此文以孝該弟。則稱孝慈焉。蓋慈幼也。記曰。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此慈而敬也。

洞音迥長丁丈反與平聲

釋曰。禮疏云。使人樂仰自強。此自受教者言。何以貫詩君子之爲文耶。詩疏自教者言是也。特未詳爾。引易簡者易繫辭傳文。詩賓之初筵序云。幽王荒廢。則荒者廢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故易以反身明其威矣。論語云。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君子非色莊也。論語云。察其所安。今此言安者義同。引曾子者。大戴禮大孝篇文。教因天性。孝經說也。引記者。禮哀公問文。釋文。凱弟本亦作愷悌。今攷毛詩作豈弟。皆異文也。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鄭氏曰。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先也。

謹案此申上文尊親之難。其言鬼不言神。異於下文者。以自民言之也。王制曰。庶人祭於寢。祭法曰。庶人無廟。死曰鬼。

釋曰。孔疏云。鬼謂鬼神。汎矣。事先。坊本作事君。譌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

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遠去聲惷傷容反喬如字朴普角反施如字

鄭氏曰。夏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也。其民之敝。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諼也。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殷人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也。以本忕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周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爲差。其民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

卑多獄訟。護況袁反予古通與差楚宜反數音朔

謹案事鬼敬神互文也。故經下文言事神。論語曰。敬鬼神而遠之。人者對鬼神之辭。論語稱禹者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此夏之近人而忠焉者也。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夏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此尊命者之先賞而後罰也。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蓋敝者其始則宜。其終則敝爾。敝則不能無改爲者。其勢然也。此可以明夏及殷周之道矣。言其民之敝者。明非其道之敝也。自其民失之也。董子曰。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敝與弊通。論語言三代者。自其始所尚之宜言之。今言三代者。自其終所失之敝言之。蓋子思子

之時。世衰甚矣。此其言各有所當也。惷鈍也。喬高也。野人多自高者。朴言其質也。殷人先鬼先罰者。若盤庚言先后降疾。又多言罰也。禮祭義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此周之近人而忠焉者也。其賞罰用爵列者。周人之禮。賞則貴貴。罰有議貴也。呂氏曰。若玉藻云。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若曲禮云。刑不上大夫。若周官小司寇云。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是也。利。如論語小人喻於利之利。欲爵列可施也。故取巧焉。文。如論語文莫吾猶人也之文。禮有文辭也。賊。如禮經解易之失賊之賊。猶害也。蓋有因文為賊害者。以遂其偏蔽之辭。漢書所以稱文毋害也。本與之與平聲下王與同亡音 惷當去聲鈍音遯上時掌反

釋曰。鄭注言外宗廟者非也。夫宗廟可言內不可言外。非若朝廷可言內外也。鄭說於諸經無徵矣。引曾子者大戴禮本孝爲文。引夏書者甘誓文。引詩緇衣者斷章之義也。引易者歸妹象傳文。明此言儆者以其終言也。引董子者見漢書董仲舒傳。或曰惷文從心從舂。蓋心如舂杵在中然。謂其鈍也。喬高釋詁文。禮說讀喬如字。今從之。釋文喬音驕。孔疏謂民驕野。非也。豈其類乎。說文云。誒詐也。鄭用重文。盤庚者殷王也。商書以名篇。商改爲殷也。鄭釋禮言施予者。据周人尊禮尚施也。鄭引月令文。取心有言蕩爾。非以淫巧爲說也。祭義鄭注云。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孔疏引馬昭難王肅難鄭者。謂猶好德如好色

也。顧氏炎武從焉。惟好德汎言之。非此例矣。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欲色與喜色怒色連言。哀六年公羊傳有色然之文。今謂如所欲喜色然也。王肅說未察斯例焉。貴貴据禮祭義也。議貴据周官小司寇也。宋呂氏大臨說有攷矣。孟子云。詖辭知其所蔽。詖者偏也。偏蔽則害政而害事矣。

引文毋害者見漢書蕭何傳。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強如字平聲

鄭氏曰。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褻瀆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強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鄭讀強上聲

諸家讀者自後世其民之敝而言也。不求備者不求文備也。經下文所以言夏之質不勝其文也。大望猶過望也。經上文曰。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此夏所以不大望於民也。殷周亦無言大望於民者焉。未厭者謂親上之無厭也。殷道漸文。進於夏道。而求文備於民矣。經不言周求備於民者。以及周而備也。經下文曰。殷周之文。至矣。明其文之備也。經上文引周詩言民之父母者曰。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蓋於民說安之者。皆於民強教之也。君子強則民亦強矣。此周人強民也。中庸曰。雖柔必強。強民之道也。窮如禮大傳四世服窮之窮。謂盡也。蓋至周而賞罰之道盡矣。易所以貴窮理也。異乎易窮則變者也。賞罰道盡。民

知勸戒。斯強民者立焉。

釋曰。鄭釋求備大望者非也。殷求備於民者。豈貢稅重乎。魯語云。湯以寬治民。孟子言殷之助矣。則必非於貢稅存大望焉。論語云。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蓋言用人也。且自一人言也。與此言天下民之治道者不同。夫天下民之治道。其能終不求備乎。殷道之進於夏道也。宜哉。呂氏云。殷人始瀆辭。若盤庚三篇也。非也。尚書大傳稱孔子言五誥可以觀仁。盤庚之誥。其一也。其曲以喻之者。仁也。豈瀆乎。檀弓云。殷人作誓而民始畔。誓辭其瀆辭也。鄭釋強民者失之矣。釋文。強其兩反。此鄭讀也。周官司諫云。正其行而強之道藝。鄭注云。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蓋鄭

亦皆讀强上聲。今攷學記釋文。强。沈其良反。此沈重讀也。見釋文序錄。學記疏以經强說焉。由是推之。司諫。强亦當讀平聲。言强敎之也。非强勸人也。釋詁云。鶩務强也。郭注云。皆自勉强。是也。如以强勸人爲言。豈立言之善乎。書康誥云。作新民。何愳於周承殷敝乎。則易之易以智反。鄭釋爾者以繁文備設言之。非也。引易者說卦及繫辭傳文。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勝如字去聲

鄭氏曰。勝猶任也。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鄭讀勝平聲

謹案。夏受虞禪。故言夏而稱虞夏焉。寡。少也。言其道可少怨於民也。蓋虞夏之道。其終所失之敝少也。勝。克也。言其

道不克其民之敝也。蓋殷周之道。其終所失之敝多也。明乎世變不同也。非以蔽其道焉。故下文於其質其文皆稱其至矣。釋音擅

釋曰。鄭注於義未析也。虞夏之道。其初所尚之宜。則無怨矣。禹貢云。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又云。聲教訖于四海。豈寡怨已乎。孔疏言舜寡怨者無徵文也。論語言仁者非言寡怨矣。不曰在邦無怨乎。勝克。釋詁文。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鄭氏曰。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多也。

謹案論語稱堯者曰。煥乎其有文章。虞承堯而禪夏。此可知虞夏之質非無文也。而文不勝其質。故曰。虞夏之質。至矣。殷因夏之文而益焉。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監殷而亦監夏。此可知殷周之文。非無質也。而質不勝其文。故曰。殷周之文。至矣。

釋曰。論語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表記言殷之文爲至。則知其於夏之文必益焉。漢書董仲舒傳云。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白虎通說同。上敬者尚質也。漢書杜欽傳云。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此各自一端言之。雜以孝經緯元命包之說。故與表記說不皆同。勿以淆經矣。董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言夏文商質者。又與漢書本傳

不同。蓋非董子原書也。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敎。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氏曰。死不厚其子。言旣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恥費。不爲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覽而栗也。靜或爲情。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謹案表記稱子言之者八。而此獨又加曰爲文。明其餘皆

然。互文也。作者謂後起之聖也。有憯怛之愛仁也。有忠利之教。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大學所謂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左傳曰。上思利民。忠也。仁親而義尊。無親而不尊尊而不親也。安如堯典安安之安。孟子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今言性既安而又勉以敬焉。虞書稱舜之命曰。欽哉。欽敬也。威而愛。尊本乎親也。富而有禮。此制諸義則爲仁之節也。惠而能散。此發諸仁則爲義之分也。呂氏曰。富而有禮。故恥費。恐用之不以道也。是義也。惠而能散。故輕實。貨不必藏於己也。尊仁也。其說明矣。易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犯如論語而好犯上之犯。忠而不犯。親也。義而順。尊也。文而靜。仁也。寬而有辨。仁中義也。儒行曰言談

者仁之文也。論語曰。仁者靜。易曰。井以辨義。皆君子德也。引甫刑者。言舜德之威。人惟服其威。舜德之明。人惟化其明。其君天下者能如此。翩音偏

釋曰。禮運云。後聖有作。斯後起焉。若易繫辭傳言包犧氏沒。神農氏作也。引義和者易乾文言文。引左傳者桓六年文。釋詁云。欽敬也。鄭釋賁爲辭。賁於經病添文矣。賁不必藏於己。用禮運說也。引失實者易泰象傳文。虞書稱舜命典樂者云。寬而栗。謂嚴栗也。蓋嚴以成寬。其有辨可知也。引辨義者易繫辭傳文。經引甫刑。言虞舜之本文也。孔疏云。尙書以明堯德。記者斷章而爲義也。此疏說於僞孔傳爾。書異於詩。可斷章乎。書堯典云。克明俊德。書疏引鄭云。

俊德賢才兼人者。鄭以明揚爲說也。大學引文。俊作峻。鄭注云。峻大也。則以自明明德釋之。朱子大學說亦然。蓋大學固云。皆自明也。今此釋德明惟明者例同。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鄭氏曰。資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爲君言也。死於其言。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也。於事不信曰誣。爲去聲

謹案立政稱周公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蓋先資其言也。遂拜獻焉。故立政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不曰自獻其言而曰自獻其身者。蓋行其言於其身

也。故立政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謂九德非徒信于其所言。而誠信于其所行也。蓋拜自獻其身也。即以成其信矣。已音以微許韋反稽音啟行皆平聲忱音沈恂音荀

釋曰。鄭注錯矣。宜有申焉。引立政者周書文。釋詁云。微善也。又云。迪道也。諶誠也。恂信也。道與導通。諶與忱通。九德即虞書臯陶謨所稱者是也。蓋導其君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也。詳尚書集注述疏。釋詁云。咨謀也。咨與資通。漢志引書伊訓云。誕資有牧。偁堯典咨十有二牧也。孔疏略焉。或訓資爲藉。不如鄭義能以先該後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鄭氏曰。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入。或爲人。大祿。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易大畜彖辭。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養如字

謹案利。如公羊傳稱利國家之利。言之大小。即望其利國家者大小如之。馬氏謂以此望其庶幾。是也。以用也。謂君子用人言者也。不用人言之小者受大祿。不用人言之大者受小祿。當各如其量焉。論語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亦自用人者明其可不可也。經引易大畜彖辭者。彖傳固以養賢明之。則非賢者自爲量矣。君子量祿養賢。此賢者所由不家食也。幾平聲

釋曰。鄭注云。利祿賞也。非也。進言而惟望祿賞乎。引公羊傳者。莊十九年文。以用說文義也。經稱不以非謂言者不以焉。事君者。小言而大祿。其不受也。宜矣。如大言而小祿。其不受也。嫌矣。其遽不受乎。君將以為其不我足也。其姑受而後辭乎。則經言不受者。於義未悉也。古之君子。苟大受而反小知者。屈身下僚。亦不得志者之適然也。而君子用人者。奚令其倒置若是邪。鄭說君不家食。於文未洽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共音恭女古通汝

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也。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

祿也。言苟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

謹案下達者。若漢文帝謂卑之無甚高論也。論語曰。小人下達。呂氏謂以下達事君。賊其君者也。不尙。猶不貴也。辭謂虛辭。明乎尙實事也。自。由也。陳氏謂所由以進者是也。若商鞅因秦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則所由非其人矣。小雅詩小明篇。靖。毛傳謂謀也。共。古通恭。敬也。穀。善也。謀敬爾職。而與正直之人。皆實事之善也。非善爲辭而已。神其聽焉。其用善必以女也。鞅於兩反 監去聲

釋曰。鄭注云。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夫私事者。非公事也。孔疏以私事爲小事焉。非也。周官小宰言六官之

屬者。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其又何說乎。且鄭說於文未適也。儀禮士昏禮云。昏禮下達。鄭注云。達通達也。下通其言。鄭以爲自上而下達也。今於表記釋下達者乃相反乎。長丁丈反。引文帝者見漢書張釋之傳。孟子云。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經引詩者固言靖共也。共與恭通。鄭注以不多釋不侚。若論語所謂君子不多也。惟學者以不多出連讀焉。則誤矣。釋詁云。由自也。今轉注之。鄭注略焉。則汎矣。元陳氏澔說宜從也。引商鞅者見史記商君列傳。釋詁云。靖治也。又云。靖謀也。恭敬也。鄭釋靖共者倒之於經未叶也。式用。釋言文。釋言云。穀祿也。釋詁云。穀善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讇與諂通

鄭氏曰。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

謹案讇諂也。釋文讇亦作諂。說文諂諛也。徐氏曰。諂陷也。

今以此經參之。諛言將陷人。諫言將陷己。蓋文同義異也。

表記篇中信巧。亦異利巧也。事君遠而諫。其或危焉。則陷

也。白虎通所以言陷諫也。或曰。穎考叔以穎谷封人。而諫

鄭莊公焉。遠而諫矣。而君從之。何也。夫左傳言其諫所因

者。則云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蓋反遠而為近也。此其善諫

也。尸。主也。事君近而不諫。其忘義焉。則主利也。顉余頊反

釋曰。申說文釋諂者。南唐徐氏鍇說也。諂從臽。象人在臼

上將陷焉。己與人。皆人象也。諂者。讇之省文。襄三年左傳

注云。諂媚也。今攷媚有文同義異者。論語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此非詩毛傳所謂以道媚者也。詩大雅云。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此所謂以道媚者也。詳論語集注述疏顏淵問爲邦章。鄭於表記無釋讇焉。鄭玉藻注云。讇爲傾身以自下也。蓋傾與陷乃相因之義矣。孔疏云。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讇佞之人望欲自達也。今以古制攷之。孔疏豈其然乎。襄十四年左傳云。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蓋正月卽始令焉。孔疏以爲孟春上下皆諫。其常時不得皆諫也。非也。周語云。百工諫。近臣盡規。豈必孟春云乎。古

制無人不得諫。其諫安有時乎。引類考叔者。隱元年左傳文。尸。主。詩采蘋毛傳義也。鄭於表記釋尸者異乎詩大雅言舌人載尸者矣。斯非儗於其倫也。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鄭氏曰。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宰。家宰也。冢宰主治百官。

謹案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蓋晏子以明事君者獻可替否之和也。此近臣所宜守也。醯馨夷反醢音海洩息列反

釋曰。邇訓近。說文同。引左傳者。昭二十年文。蓋晏子對齊景公之言也。左傳云。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

同也焉得為和此言梁丘據失適臣之守也今鄭注所引
者殆矣夫讀若乎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

鄭氏曰陳謂言其過於外也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謹案詩小雅隰桑篇瑕毛詩作遐如孝經所引者然朱子
曰遐何通是也蓋義與瑕同古字音同假借焉愛謂愛君
孝經說藏者藏此愛也或曰商書言西伯戡黎祖伊告紂
而諫之反而有言何也此亡國之罪不得已也故經不曰
不得陳而曰不欲陳明其有不得已也 隰音習 戡音堪

釋曰鄭釋陳者無可易也或曰陳謂直諫蓋諷諫者不陳

諫也。非也。如不能諷諫者。終不欲陳乎。竟瑕不謂矣乎。白虎通謂孔子獨從諷諫者。誣也。今經統言曰欲諫。亦豈言欲諷諫乎。詳尚書集注述疏逸文伊訓篇。朱子詩傳采鄭禮注釋隰桑者焉。胡猶何也。孔疏云。王肅以爲藏善。鄭亦然。皇氏以爲藏惡。不欲嚮人陳之。皇氏者侃也。疏以皇說爲非。蓋藏惡則不當言不忘也。然藏善則所諫者云何。惟孝經說言藏愛者叶矣。鄭禮注原無釋藏。孔謂鄭亦然者何邪。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易以智反 遠去聲

鄭氏曰。亂謂賢否不別。進難者。爲主人之擇己也。退速者。

爲君子之倦也。爲去聲

謹案禮說曰。進以禮。故難。退以義。故易。是也。位有序者。進位退位皆不亂也。其亂者。進不以禮。退不以義也。夫難進而易退。賓主行禮閒且有然矣。君臣尤可知也。故曰遠亂焉。

釋曰。鄭義未深也。以斯而難易焉。則凡人爾。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竟古通境要平聲

鄭氏曰。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爲去聲強平聲

謹案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蓋去位而待於

國竟也若三違則遂去國矣孟子無官守無言責其去齊
也以王不從其言而改之也其去猶以出晝而決焉
釋曰引公羊傳者宣元年文放者縱之去國也晝齊邑名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鄭氏曰輕交易絕君子所恥易以智反

謹案左傳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蓋於事君者言
矣今表記不明引書文而其義亦然易所謂言有物也猶
論語孔子概述言之例也

釋曰左傳引書者見襄二十五年杜注云逸書引易者家
人象傳文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鄭氏曰。亂謂違廢事君之禮。

謹案周官大宰言八柄馭羣臣者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奪以馭其貧。又曰。生以馭其福。蓋言貧則該賤。言生則有殺可知也。故內史言八柄之灋。五曰殺。六曰生。互相備焉。今表記統言之。事君可貴可富可生者。其才其德皆有成。故可也。事君可賤可貧可殺者。其志其節終不變。故可也。若此者其可使爲亂乎。必不可也。大音泰馭音御灋古法字

釋曰。周官大宰注云。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後。是也。彼注据文十三年公羊傳也。若夫死非其罪。將殺而得免者。亦云生也。猶養養之。讀養如字。養周公之讀養去聲。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辟音避難去聲處上聲孰古通熟

鄭氏曰。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言尙忠且謙也。履猶行也。使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愼慮而從之者。此己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己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己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己志者事成則去也。事或爲身。不事王侯。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尙其所爲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

謹案從之謂從事。孰古熟字。蓋不得志則熟思其權宜而從事也。易蠱上九爻辭。上九者蠱事之終。退而無位也。則

自得其志事焉。故象傳說之曰。志可則也。蠱音古

釋曰。鄭注言計己利害者。豈精義之言歟。鄭釋易以爲君高尚之者。非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鶉士倫反 賁音奔

鄭氏曰。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唯。當爲雖。字之誤也。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爲君不易矣。姜姜賁賁。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易以智反

謹案唯與惟通。士統諸臣而言。卿大夫皆由士始也。曲禮

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此可推矣。穀梁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蓋若者順也。順天命以爲君命。故臣子之受命莫大焉。其反是而逆者。則異矣。明乎爲君宜愼也。此猶論語於齊景公言君不君。臣不臣也。猶孟子於齊宣王言君視臣。臣視君也。詩鄘風鶉之賁賁篇。詩序曰。刺衞宣姜也。毛傳曰。君國小君。鄘音庸釋曰。引穀梁傳者。莊元年文。釋言云。若順也。鄭注之義。得古義焉。於經言受命之故者。叶矣。或曰。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稱晏子之言曰。有道順君。無道衡命。衡古橫字。蓋臣有逆命也。以匡君也。如其說。是不受命也。何以申經言受

命之故乎。且戒君之義。豈不當如鄭說乎。奚爲以忌諱而棄之乎。姜姜毛詩作彊彊。賁賁毛詩作奔奔。經第七子言之。於此節以前。皆言臣之事君。於此節以後。皆統君臣而言。其類也。或疑此節下脫子言之。非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行去聲賻音附餤音談

鄭氏曰。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爲善。謂其餘行或時惡也。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榦而

生言行亦由禮出不問者皆避有言而無其實水相得合

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爲交谿賊也

孔甚也歠進也酢古醋字七故反

謹案有枝葉者茂之謂也有道時人茂於實行無道時人

茂於虛言小雅詩巧言篇

釋曰昭七年左傳云禮人之榦也蓋其榦所生者能行禮

焉斯矣行有枝葉也禮云禮云而已惟矣言有枝葉爾孔

疏申鄭者於義未析也酢古醋字說文家今惟以此爲

酬酢字相承之變也鄭釋淡者以爲無酸酢些少味何也

蓋以醴敗爲酸酢故也孔甚釋言文歠進毛傳義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

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譽音餘衣去聲食音嗣說古通稅

鄭氏曰。譽繩也。衣之食之爵之者。皆爲有言不可以無實。引詩者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爲去聲鄭讀說如字

謹案國風詩曹風蜉蝣篇。說舍也。陳氏曰。其於我歸舍乎。是也。蓋憂其所舍而館之。不以口譽人也。蜉音浮蝣音由

釋曰。莊十四年左傳云。蔡侯繩息嬀。蓋譽之也。或曰。物之可爲譽者。必從繩正也。說文作譝。詩蜉蝣釋文。有讀說如字者。鄭禮注讀同。禮釋文循矣。鄭意以經所說君子。即所說忠信之人也。此於文未適也。說舍。詩甘棠毛傳義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

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哉音災已音以

鄭氏曰。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也。詩言相與爲昏禮而不終。言始會合言笑和悅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覆芳服反

謹案國風詩衞風氓篇。爾雅曰晏晏柔也。詩說曰旦旦明也。王風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反復也。朱子稱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禮說曰表記今謂復言矣。復言之不思。亦何如其先已焉哉。明寧有已怨也。皦古了反

釋曰。引爾雅者。釋訓文。釋詁云柔安也。釋訓云晏晏旦旦

悔爽忒也。爾雅釋文。旲本或作忌。鄭注酌焉。詩王風毛傳云。皦白也。易象傳云。復亨剛反。然則反者復也。亦已焉哉。已之爲文。應上文也。非語辭。禮說云。僖十五年左傳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此怨菑所由及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窬音踰 與平聲

謹案鄭注於此無說焉。禮說曰。色者外貌。情者內心是也。穿穿穴。窬踰牆。此盜之乘人不覺而爲竊者。故情惡而貌善。雖善其色。常畏人知其情。彼以色親人者。亦猶此也。

釋曰。論語穿窬。釋文本作穿踰。蓋窬者踰之假借也。今釋此者用孟子朱注也。或曰穿屋窬。然盜者豈止此邪。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鄭氏曰，巧謂順而說也。說音悅

謹案情欲信而辭欲巧者。此巧之本於信也。非巧之本於僞也。僞巧則如經上文所謂利而巧也。臯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巧言而令色。是甚佞也。故論語明之曰。鮮矣仁。此其僞莫甚焉。今信巧與僞巧不同。猶仁術智術與詐術不同也。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所以貴孝子巧變也。左傳叔向所以引詩巧言如流而稱君子也。論語曰。辭達而已矣。聘禮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非信而巧者。奚達乎。孫音遜 說音悅

釋曰。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壬。佞也。論語云。巧言亂德。亦

明其亂信也。孟子言仁術。又言術知。而諸史多言智術詐術焉。知與智通。鄭注言順而說者。聘禮記之義也。彼注云。孫順也。論語言爲命者。辭命也。旣討論而修飾矣。遂潤色焉。蓋欲其信而巧也。攷工記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則辭章亦巧矣。詩雨無正云。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此異於詩上文所謂辟言也。毛傳云。辟法也。鄭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之言。昭八年左傳稱叔向引此詩巧言以美師曠諫晉侯者。謂爲君子之言。豈斷章取義云乎。蓋叔向君子也。而不斥巧言。則巧言當別有義也。豈不以辭有信巧者乎。詩烝民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仲山甫之德也。此其令色本於小心也。辟必益反。風讀去聲。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鄭氏曰。神明。謂羣神也。無非卜筮之用。言動任卜筮也。曰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

謹案曲禮曰。龜爲卜。筴爲筮。又曰。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筴。蓋襲者。謂三人占皆吉皆凶也。襲與習通。重也。書金縢曰。乃卜三龜。一習吉。此周公三卜。而一皆重吉。不復三筮。是不相襲也。由是推之。則三筮皆吉皆凶。亦不復三卜矣。鴻範曰。龜從筮逆。由不相襲而然也。重平聲

釋曰。禮說云。冬至祭圜丘。南郊也。夏至祭方澤。北郊也。周

官可攷焉。史記封禪書云。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蓋史遷約周官說也。正月正朔也。四時迎氣。月令詳矣。此皆言日月之不卜者也。故經云不犯。謂不以他事犯之也。如鄭表記此注文。其說亦同。則非誤者。惟鄭釋周官圜丘方澤以異說而失之矣。漢志稱書武成者。蓋與僞古文不同。其曰。辛亥。祀于天位。此武王克殷祀天之日也。故周制以祈穀大雩而卜郊者皆用辛焉。今孔疏因春秋言卜郊者以爲圜丘方澤迎氣之事皆卜也。豈其然乎。周官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此因事爲之。非常祭也。鄭釋不違者。以卜日卜牲卜尸推之。明矣。易象傳云。習坎。重險也。蓋習者重也。書金縢說。習與襲

通。重襲則相因矣。鄭注酌焉。筮與繇通。周官繇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此言其常法爾。周公之卜。固未筮也。僖二十五年左傳言晉將勤王者。則先卜而後筮矣。而其占皆果吉安可議其違禮耶。筮易作策。蓍策也。詳論語集注述疏子適衛章易說。禪讀若檀。祇讀若其。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鄭氏曰。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剛日柔日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

謹案此申上文卜筮之用。大事有時日而卜者。若卜郊卜

疏是也。禮說曰。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也。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也。其爲外事內事之用者。謂常事也。如非常事焉。漢志稱書武成曰。庚戌武王燎于周廟。又曰。辛亥。祀于天位。書召誥曰。丁巳。用牲于郊。洛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皆非常祭也。其日皆非剛柔常例也。記曰。郊之用辛也。此卜郊從武成故也。記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其日亦皆非剛柔常例也。今之擇日。從日者家言。與古之卜日筮日雖不同。其敬事之意無不同。奇幾平聲戊音茂己音紀戌音恤燎力召反巳音祀

釋曰。鄭注云事之外內。別乎四郊。謂自四郊而別外內也。郊祭外事也。社祭廟祭內事也。孔疏申鄭者不辯乎常事

與非常而強別之。則窒矣。引記者禮郊特牲文。十日爲十干。其所配者若辛配亥等。則十二支也。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牷音全齊音粢盛平聲

鄭氏曰。牷猶純也。

謹案左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明乎卜牲在先也。春秋曰。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明乎卜牲不牷。則不祭。而禮樂齊盛皆廢也。今既卜牲牷。乃備禮樂而及齊盛。則鬼神饗百姓安矣。故幽無害明無怨焉。

釋曰。此惟卜牲爾。孔疏於此云。皆不違龜筮。此於義未析

也。引左傳者。僖三十一年文。易彖傳云。鬼神害盈而福謙。

今表記以無害言矣。釋文。齊亦作齍。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易以智反 迄許訖反

鄭氏曰。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共與供通 幾平聲

謹案詩大雅生民篇。兆。毛詩作肇。始也。兆亦訓始。猶孟子言爲之兆也。詩上文曰。卽有邰家室。邰者后稷所受封國也。朱子曰。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是也。蓋自后稷之始祀。庶幾無罪悔。以至於今矣。言今子孫當尊后稷以配

天也。故溯言后稷之始祀焉。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又曰。以祭則受福。今詩言后稷始受國爲祭主者。其以庶幾爲儆。則恭矣。其后稷之功而自斂不多也。惟欲無罪悔則儉矣。其食舊德之祿至於今則及子孫矣。蓋后稷之祭易福也。詩周頌曰。降福孔夷。毛傳曰。夷易也。詩疏曰。有德故易福。郃音台

釋曰。肇始也。釋詁文。鄭注以兆祀爲后稷郊祭天者。非也。詩生民鄭箋以稷爲二王之後得郊祭天也。此惑於緯云爾。周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以言此經。非也。迄至釋詁文。詩生民言姜嫄生后稷者。不稱帝嚳焉。孔疏云。后稷帝嚳之子。蓋未辯之矣。詳論語集注述疏禘灌章。堯曰章。釋

詁云于於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處上聲大音泰

鄭氏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不卜處大廟。言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巡守之守音狩

謹案大人謂天子諸侯也。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易乾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天子象也易革九五曰大人虎變諸侯象也亦天子象也此所以言湯武革命也器卜筮之器蓍龜也易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器曰龜爲前列先知也左傳言居蔡者曰作虛器則蓍之爲器可推矣威畏也處大廟者若月令天子居大廟也蓍音尸

釋曰孔疏云大人謂天子其不及諸侯非也引春秋傳者襄十三年左傳文釋言云征行也今謂巡守若管仲言昭王南征也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常制也豈卜而乃行乎蓋鄭使者爲楚執之久聊以遠古難稽之言而諷楚也以爲可待他年爾不然何以不於周制十有二歲巡守而言

卜乎。鄭其未審乎。禮祭義云。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故古帝亦以先王稱焉。詳孝經集注述疏。引虛器者文二年左傳文。史記錄鴻範。威作畏。蓋其訓義通也。鄭注。宮廟。或作宗廟。非也。大廟亦稱宮。月令大廟。則明堂也。非宗廟也。大戴禮盛德篇言明堂曰。其宮方三百步。白虎通所以稱布政之宮也。或曰。禮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此孝經所謂卜其宅兆也。則諸侯卜宅可知也。然先言宅兆。其非立文之序歟。或曰。釋言云。宅居也。然宅居非惟寢室已也。孔疏云。宅及寢室。當矣。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長丁丈反

鄭氏曰。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不廢日月。不違龜筮。用龜筮問所貢獻也。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

謹案表記稱子言之者八。禮說曰始子言之。言敬也。終子言之。亦言敬也。明乎以敬統君子之事焉。是也。論語曰。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今表記言君子者。皆脩己以安人安百姓者也。皆以敬成仁也。此表記所以爲萬世人之表也。

釋曰。孔疏申鄭者謂問貢獻之物。非也。此於禮無徵也。鄭依經文。謂用龜筮問所貢獻之日月也。猶經上文言擇日

月以見君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孔疏謂此亦用祭器也。冠讀去聲。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二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